

暴殄天物。

——身邊的年輕人開口說了這四個字。字正腔圓，像是為了什麼下定義，而口出成句。

他當時抬頭望了青年一眼，不禁微微勾起嘴角，放下了原本端在指尖的酒杯，來到了青年的身側，坐了下來。

「這句話用錯了喔。所謂『暴殄天物』，指的是殘虐地滅絕地上萬物，最初是在陳述紂王在位期間有多麼暴虐，我在指導尚書給你看的時候已經說明過了。雖然不知道你是指什麼，但在這天國，找不到任何一個像你口中說的，『暴殄天物』的人物喔。」

「不就有嗎？眼前就有一個呢。」那名穿著黑色道教褲裝，頭髮好好地從後腦紮起的英俊青年，對著身旁那名身著白袍的仙人，冷淡地回應。「您曾經教導我，『天物』指的是上天賜與的所有，『暴』是糟蹋，『殄』是滅盡。也就是說，浪費老天爺給的恩賜，也能稱作『暴殄天物』。」

青年說完就低下頭，翻看自己手上的書冊；那是剛剛他向白袍神仙求教的筆記。

那白袍的神明靜靜地看著青年一會，笑意在他臉上漾開，他放鬆力氣，整個人靠在青年的身側，將下巴放在青年的肩膀上。

「請不要這樣。」青年略帶困擾地皺眉，但是他沒推開壓在自己身上的人，只是維持同樣的姿勢讀著那些白衣神明曾講過的字句。

「你說我浪費了老天爺的恩賜嗎？」白衣神明低聲說著。

「難道不是嗎？」青年垂下了眼簾，用手撫著書冊上才剛剛風乾的墨字，「上天賜予您通曉萬象的智慧，給予您能號令妖物、趨吉避凶的神能，然而您卻從未好好利用，僅是浪費這些才能，耽於酒色間不願清醒，這不叫暴殄天物，我可想不到更暴殄天物的作為了。」

「哈哈，看在凡物眼中似乎就是這樣呢。唉，別那樣瞪我嘛，其實你能想到這一層就已經算很了不起了。就是因為這樣，我絕不是白白浪費自己的才能喔，看啊。」他繞過青年的手，用他纖長的手指，按在青年手中的書冊上，「你會好好運用我所教導你的事，這不就是沒有浪費嗎？」

「您根本不曾選擇教導的對象。」青年將書冊合起，連同神明的手指。「剛剛向您討教道術的男人，根本不是為了修道，只是想擁有與其他不同的能力，說穿了就是虛榮。」

「啊呀，這是吃醋？」

「啊啊？」

「唉呦別這麼用力的夾書啊，痛痛痛。」神明抽出了手，汗水濕潤了乾燥後的墨字，染黑了他的指尖。他看著那帶墨的手，淺淺地笑了一下，又收起了笑意。

他看到青年的側臉，那不知該說是嚴肅，或是難過的表情，明明青年的五官幾乎沒什麼變。「我是覺得可惜了。」青年將書收進自己的衣領裡，「到底是活了太久，已經不想認真過活了吧。」

神明靜靜地看著青年好一會，然後閉上眼睛。

他又放鬆力氣，整個人一傾，這次是讓額頭靠上青年的肩膀。

「說了請不要這樣。」青年眨了眨眼，將視線看向另一邊。

「嗯，嗯。」神明嘟囔了兩聲，兩人沉默了好一會。

風在這桃源仙境吹起，帶來一陣桃花香。

「吶。」而神明吐了一口氣。「如果我說，我也有想認真活著的時候。」

「用盡所有的智慧及神能，也想用心灌溉，好好照顧那想珍惜的。」

「而那想珍惜的，卻從來不——也不會成為我的所有物。你怎麼想呢，倘若什麼都沒擁有，那麼討論是否浪費就毫無意義。」

白衣神明抬起了頭，恢復原來那討人喜歡的笑容，望著青年。

「所以——」

所以什麼？

他迷迷糊糊地睜開眼，卻發現自己正躺在地上。

隨手一撥都能摸到粗粗的涇縣紙，指尖沾滿了墨色。他這才發現自己躺在紙堆中，紙上用毛筆畫著各式藥材，扭曲的線條令人害怕。他坐了起來，看著自己白色的衣袖沾滿墨印，不覺笑了起來。

「原來如此，是聞到了墨香，才會想起那時候的事嗎。」

他將紙整理起來，拍了拍沾著墨水的白袍，站起身。

那已經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久到，他幾乎想不起那個人的長相。

「總是穿著墨色的衣服，帶著紙跟筆前來向我求教，啊啊，真懷念。」

白袍的神仙獨自坐在磚屋之中，用紅線穿起了剛剛所畫的紙張，拉緊成冊。

他想，那到底是多久之前呢？肯定是自己住在磚屋以前的事。那真的過了非常久，幾百、幾千年啊。將紅線打了結，孤獨的神明閉著眼笑了起來。

他，不曾為自己所有。

所

有

物

目次頁

第一章	七	第十章	一零五
第二章	十五	第十一章	一一六
第三章	二十五	第十二章	一二七
第四章	三十三	第十三章	一三九
第五章	四十四	第十四章	一五三
第六章	五十六	第十五章	一六四
第七章	六十五	後記	一七一
第八章	八十	爾後	一七二
第九章	九十二	版權頁	一七六

在小小的爐子中放入了火種，點起燭火大的薄燄，放上銅鍋，灑入甘草切片，他用長筷子輕輕拌炒著，去除多餘的水份，稍微出點焦味後夾出，置在一旁放涼備用，在這空檔再度灑入新的切片。反覆進行，積累起來，他看了覺得滿意，就熄了火，甘草片放入籃中，置於屋角陰乾。

對白澤來說，這是每天的日課。

自從他在桃源鄉建的磚屋住下後，他每天重覆做這些事，整理藥草田、採集藥材、處理藥材後備用，然後按照種類存放在藥櫃當中。藥這種東西就是需要事先準備好，不知道哪天能用的到，但是有人需要時就能立即拿出來；這種可以長期累積起來，到有用的時候再拿出來的事，白澤挺喜歡的，那就像他過去不斷累積新知一樣。

僅被看作是教導奇術的神明，是幾百年前的事了。

現在一般來到這個地方來找尋「白澤」的，多半求的是藥。最初來的是那種為了瀕死的父母求金丹的孝子，偷偷給過幾次而受到其他神明的警告後，就開始轉變方向：先聽求藥人的需求，然後製作適當的藥包給他們，葛根湯、黃連湯，許多地上中藥店也有在販賣的藥，白澤也開始做給求藥人，求藥人也樂意給些報酬，逐漸的，白澤的新居變得像中藥店，除了現世的有緣人，天國地獄的居民也開始會前來看診購藥，白澤於是喜歡上這種平凡的生活，掛上了店牌，開始做起藥鋪買賣。

在這裡賣藥也好幾百年了。

來求學的人也漸漸變少，直到兩百年前左右就不再有人來。

白澤心想，這樣也挺好的，學生不再來是因為他們學有所成，已可自立門派，又或許已經在哪座山成了仙人，或者在哪位大神下效力；不論如何，都能往好的方向去思考。

只是多少有點可惜而已。

白澤走到櫃台前，看著自己整理好的冊子。那冊子上記載了白澤隨想的本草學記錄，內容大抵是什麼藥材有怎樣的作用，還畫了參考圖，這只是第一本，真的要好好寫完大概要五、六十冊，凡間的人類如果想要自行整理，大概要到六、七百年後才有辦法累積那樣的資料量，中藥學的發展也成長到足以理解這些資料的程度。對白澤來說，他不需要這樣慢慢地將藥草記錄成冊，腦中的知識也不會輕易消失的。像這樣用文字圖象記錄下來，只是方便傳承而已。

在沒人求學的情況下記錄這些作什麼？

就像是剛剛備存的甘草一樣吧；說不定哪天能派上用場呢。

想到這的白澤拉了張板凳坐下來，又抽出一張新紙，取出毛筆。

沒人求學的日子總清閒，前來購買中藥的人也不是很多，藥草田的農務及店裡的雜務，就連兔子都可以完成。身為店主的白澤，在做完需要用火的基本活後就沒什麼事了，若是不出門找女人玩，在屋子裡也是發呆，於是像這樣開始一筆一筆地記錄藥材，也是幾天前的心血來潮。

啊啊，這麼說起來，那位墨色的人兒也跟自己問過藥理呢？

白澤在磨墨的時候正巧想起這件事。

記得那名青年也有著藥材的名字，也因為這樣難得地讓白澤記下了。啊呀，那究竟是什麼藥材呢？隱約有印象那是有毒的藥材，是附子還是藜蘆？一時之間忘記了呢。不過就像看到藥草一樣，在見面的時候就能叫出名字了吧。想到這裡的白澤，用筆沾了墨，在紙上畫上扭曲的塗鴉。

咚、咚。大門在白澤畫了看似被捏碎的心臟圖樣時響起了敲門聲。

「現在正營業中，請隨意地進來吧。」白澤將筆放上筆擱，起身拍拍衣服，就繞到櫃台前，準備招待要進門的客人。門一推開，原是擺出客套態度的白澤收起了笑容。

從門後探出了一個鹿頭，牠用雄偉的角架開了門，輕輕推開，然後踏著腳蹄進來。

而緊跟著鹿後面出現的是一名留著長鬍子的老人家，他是長期住在仙境的仙人，白澤也認識他。

「初江君，好久不見。」白澤走了過去，卻沒有望著被他稱作「初江」的人，而是看向他旁邊的那頭雄鹿，露出嚴肅的神情。「這位小弟身上發生什麼事？」

鹿的背上背著一位男子，臥伏在鹿上的他有氣無力地發出沙啞的哮喘聲，那紫得發黑的膚色說明已經極度缺氧並且血液循環幾近阻斷，到了這種程度，只能為這人還活著感到驚訝了。白澤立即將那位男子從鹿身上扶了下來，然後用腳拐來一張凳子，坐下，扶著男子靠在自己的胸口，好好抱著。

一接觸到那名男子，白澤立即敏銳地察覺狀況。於是他一手握著男子的左手脈，一手按著男子的右側頸，隨著白澤指尖的碰觸，鬼族男子的肌膚突然閃現了紅色的咒文，又慢慢地暗去，就在那膚上的咒文慢慢轉換成灰色的時候，鬼族男子的膚色也漸漸從黑紫轉為深紅，接著緩慢地恢復正常的膚色。鬼族男子終於能好好呼吸，劇烈咳嗽了幾聲後開始大口喘息，這才讓白澤及初江仙人鬆了一口氣。但是，白澤還是保持那嚴肅的表情，抬頭望著初江仙人。

「鬼族青年男子，中了十分陰險的驅鬼術，若不是他努力地燃燒體內的鬼火來硬撐，早在幾個時辰前他就會死掉。你會帶他來說明你們那裡沒人知道怎麼處理這個狀況，事實上也是，這種程度的驅鬼咒文，恐怕只有小聃能夠處理了。」

「正如白澤大人所言。」初江仙人將兩袖合起，恭敬地對白澤行禮。「我們所能想到的就是拜託白澤大人來幫忙，除此之外已別無他法。」

「初江君幹嘛這麼客氣，都老朋友了。幾百年前你還在桃源鄉的時候老是有鹿啊鶴的跟在旁邊，好不熱鬧。」白澤笑了笑，然後又恢復正色，望著初江仙人說道：「記得你是受到大和地獄的請託，前去擔任要職。現在你送來的是鬼族，那麼肯定是地獄發生了大事。」

「正是。」初江仙人也露出了擔憂的表情，白澤說著請初江自己挪椅子來坐，於是初江仙人就自己搬了椅子，坐在白澤面前，陳述地獄發生的事情。

是時大和平安時代，那是目前這個國家文化發展最高的時代，同時為皇室效力的奇術者：「陰陽師」的鼎盛時期。陰陽師替國家祈福占卜，是非常重要的術師，然而存在著正派當然也存在著邪道，除了假藉陰陽師名義來詐騙的騙徒，還有運用邪法謀財害命的外道術師，這些人最後通通都要到地獄受處罰。

但是那種擁有真正邪惡力量的人，不會如此甘心屈服於地獄審判。

忍受著懲罰與折磨，實際上是與同伴集結起來叛亂，在注意到時已經來不及了，他們是懂得驅鬼之術的正牌貨，沒費多少力氣就擊倒那些原本在懲罰他們的鬼卒。他們原本打算逃出地獄而在彼世練魔成祟神，而阻止他們的是地獄最強的鬼神。

但對於這鬼神，他們早就準備了一套術法。

雖然鬼神強硬地用狼牙棒直接擊碎那些邪道陰陽師，但自己也中了多重術法，最初還沒什麼感覺，能普通地善後，等到鬼神在閻魔大王面前報告完畢後就倒下了，就連完全不懂術法的人也能看出鬼神有多痛苦：渾身是汗、緊縮著喉嚨、時而發冷時而發熱，以及幾乎要停住的心跳。他們能在鬼神身上看到不時亮起的紅色咒文，立即發現鬼神中了咒術，於是找了不少在地獄工作的術士來嘗試幫助可憐的鬼神，但就算是那些術士，也無法減輕鬼神一點痛苦。這個時候，初江仙人想到那住在桃源鄉的道術之祖，才讓自己的部下負著重傷的鬼神前來。

而隱居於藥店的道術之祖，白澤，當然讓他鬆了口氣。

「所以這位就是那個地獄最強的鬼神吧？被搞成這樣可真辛苦呢。」白澤低下頭，看著懷中的男人，原本浮腫的臉漸漸消了下來，露出的是讓女性也自嘆不如的俊美五官，這讓人賞心悅目的外貌，使得原本無奈地抱著男體的白澤也稍微感到安慰。「說是最強的鬼神，但若能插手這樣的大事，大概在地獄也擔任要職吧。閻魔他一定很著急。」

「您說的沒錯，不論多少代價我們地獄這裡是一定得救回他的。」

「能不能治療得好還是一個問題，我現在也是用自己的靈氣在緩和他身上的詛咒而已。要治療他可能需要花上好幾年，還不一定能根治，這個人他——」講著講著，白澤皺著眉，再仔細地看了看懷中人的面孔，注意到那端正美麗的五官，細長的鳳眼，以及額上的獨角，白澤睜大了眼睛。

「他是——」

「喔喔，一直忘記替您介紹。」初江仙人苦笑著說道：「這位是幾千年前就一直幫助著閻魔大王，在數百年前成為第一輔佐官的有為青年。他的名字是——」

「——酸漿。」

白澤念出了音節。

就像藥草一樣，只要見到，就想起來了。

「對了，就是『鬼灯』！原來白澤大人您知道嗎？」初江仙人因為白澤早已經知道病人是誰而感到安心，而沒有注意到望著懷中傷者的白澤表情已變得恍惚。

那個已經兩百年未再過來，帶著墨味的學生啊。

白澤輕輕撫摸著那青年的臉，而在指尖輕觸的時候，青年似乎減低了痛苦，原本揪緊的五官慢慢地鬆開來。

「……地獄那裡的意思應該是不論多少代價都願意救他對吧？」

「是的。」初江仙人點點頭。

「好的，我來試著救他吧。」白澤抬起頭，面無表情地看向初江仙人。「只是我不敢保證什麼時候能治好，一年……兩年……等上十多年的話，這樣也可以嗎？」

初江仙人露出猶豫的神情，這似乎不是他能決斷的事。

「啊呀，並不是要為難初江你，只是身為醫者講出可能性而已。」白澤突然又露出輕浮的笑，而初江嘆了一口氣。

「以職場來說，我們這裡應該是很需要這位年輕人的協助，希望他能立即回到職場。但是對閻魔來說，能治好他才是第一優先的事吧。」

「那就放心的放在我這裡吧，只要待在我這裡，至少他是不會持續痛苦的。」白澤將青年橫抱起來，對初江仙人行禮。「他會在我這裡得到最好的療養，就這麼回覆閻魔吧。」

他，不曾為自己所有。

曾經是這樣。

2

他在黑暗中痛苦地翻滾。

好像落入冰窟，又像是被人澆上熱油，疼痛竄遍全身，脖子是最痛的，再來是眼睛。那是一種很難形容的痛苦感受，像是被用手勒住脖子，又像是被刀一點一點地割爛，於是感覺血液無法流通過去，氣管也縮得喘不過氣，然後痛楚感遍布全身，傳導到指尖及腳底，皮膚乃至於內臟，像是被倒進強酸之中緩慢的凌遲。

他本能地知道身體沒有真正地受到這樣的傷害，但又實際受到了傷害，舉個例來說，像是一般人偶爾會碰到的「鬼壓床」，那並不是真的癱瘓，但卻又真的不能動了；受到傷害的不是肉體，而是靈魂，或說因為靈魂被支配，肉體也跟著受到了支配。

但如果靈魂跟身體說，不，你脖子被掐住了，已經沒辦法呼吸了，就算實際上肉體沒有被勒住，多數人還是會死於窒息吧。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他於是忍受著疼痛，盡可能地讓自己保持清醒，用意志力來對抗那份痛苦；他知道一旦自己鬆懈了，就會真的被這樣殺死。

「那些人大概是想讓自己嘗嘗他們受過的痛苦」。

意識到這個訊息，也因此感到非常生氣；這反應出惡人從來不為自己做過的惡事反省，只是滿心想著自己為何這麼倒楣，被逮了還要受到幾萬年的懲罰。

罪人受懲罰得到的痛苦，與獄卒被罪人反抗而承受的傷害，怎樣都不能相提並論。

因此他得撐著回去。

咬緊牙，也要回到那個地方，做好獄卒的工作。

——然而持續忍受著這樣的痛苦，再怎麼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也知道自己已經受到難以形容的傷害，就像不小心掉入油鍋的工作人員一樣，弄得皮開肉綻而難以復原。

當他倒下，只能拼了命地忍耐那痛苦的同時，他能聽到人來人去，說著「不行」、「這沒辦法」。自己沒救了嗎？或只是在作惡夢呢？疼痛讓人恍惚，他在疼痛到僅能縮緊身體的時候，有時被抱在床上有時又被擔到別的地方，來來去去只聽的到旁人無助且擔憂的聲音。最後當他被帶到與地獄截然不同舒適環境，被某人溫柔地觸碰時，就像母親撫摸著奶娃一樣，不可思議的，在那份碰觸之下，自己沒那麼痛了。

也因為這樣，承受一天一夜煎熬的他，一下子陷入沉眠。

於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醒了。

動了動身體，似乎身處於非常柔軟的地方，但全身痠痛僵硬，幾乎動彈不得。他試著睜眼，眼皮才開了一半就讓他痛得雙手掩住眼睛，整個身體捲起來，等待眼球的疼痛慢慢消失；如果要跟人形容有多痛，就類似於有十根眼睫毛同時跑進眼睛裡吧，他掩著眼胡亂地思考著。而在他感受到呼吸不順而開始大口喘氣的時候，脖子也傳來陣陣不適，那不舒服的感受彷彿像被人用長指甲用力地刮著，而且還是沒規律地亂刮。

有這種痛楚，應該是醒過來了吧。

從難以忍受的痛苦進展至還可以忍受的程度，真是美好的進步。

他慢慢地放鬆身體，讓自己側躺在這柔軟的地方。

有很大的枕頭，身上也蓋著被子，除了床以外大概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他用鼻子輕輕蹭著枕頭，聞到的是甜甜的桃子香、酒味、淡淡的脂粉味，以及讓人放鬆的中藥氣息。

這令他微微皺起眉頭。

「啊，你醒啦。」

男人的聲音從另一邊傳來，那口氣熟悉得令人煩躁。

「覺得身體如何？」床鋪的一角沉了下來，是那個人坐在床邊看著自己吧？他張開口，原是想抱怨幾句，卻發現自己只能發出沙啞的粗聲，舌根也變得僵硬，說不出一個清楚的字。

「對了，他們施咒的位置是頸子，連喉嚨也傷到了嗎？真過份。」

對方說著，指尖輕輕觸及他的喉結。

瘙癢感讓他不禁皺眉，但奇妙的是，在那男人碰觸自己的時候，持續的刺痛感就緩和下來，好像塗上什麼麻藥一般。

「不需要勉強自己說話也沒關係，我親愛的弟子。」

在講這句話的時候肯定帶著笑吧，這煩人的老師。

「渴嗎？我去給你倒杯水。啊，現在起的來嗎？」

聽到那人這麼說，他用手撐著床鋪，慢慢地坐起來，痠痛感讓他只能緩慢的動作，但總算能一個人坐好。就在他端正地坐直時，那個人給自己的後背墊了更多的枕頭。

「我去倒水，很快就回來。」

床沉著的感覺不見了，而他鬆了一口氣。

他，即是地獄新任的閻魔殿第一輔佐官，鬼灯，對於目前的處境並不感到意外。約莫兩天以前，他到前線阻止邪道陰陽師的叛亂，混戰之中那些人對自己施了咒術，使得鬼灯在處理事情完沒多久就痛得倒下。眼睛痛得無法張開，喉頭也發不出聲音，手腳都無法靈活地行動，除去那些致命的咒語，差不多也把鬼灯的工作能力給廢了，實在是相當地惡毒。

但就算眼看不見，他從氣味就能判斷出自己身在何處，而那個輕浮的聲音也是忘也忘不了。在桃源鄉居住著白衣的神仙，通曉森羅萬象，明白驅鬼之道，乃為支配著妖魔鬼怪的妖怪之長，其真身為九目六角的奇獸，被人稱作「白澤」。鬼灯當然記得他，早在三千年前，他就曾經跟他求教過，之後過了千年，得知白澤已移居大和天國邊境的桃源鄉，又再度前去拜訪學習。

他是個耽於酒色、無藥可救的男人。

回想起這裡，鬼灯被輕拍肩膀，然後手被捉了起來，反過掌心，放上了杯子。

「一個人有辦法拿嗎？」白澤的聲音在自己耳側響起。

鬼灯輕輕點頭，將杯緣靠在自己的下唇，慢慢地喝起溫開水。

「先喝點水，等等我給你煮一壺薄荷甘草茶。啊，還是你需要小解？我幫你拿夜壺上來？」對方輕浮的態度讓鬼灯瞪他一眼，只可惜他連眼皮都睜不開。他只是慢慢地將水喝完，然後將杯子遞向白澤所在的方向，接著用空出的手在空中寫了些字。

「欸？等等，這字是反的我有點難認。呃，『我睡了幾天』。這個嘛，從你被帶過來的時候算起的話大概過了兩……不，快三天了。我跟你說日期好了，桂月十三巳時，真可惜呢，你看不到今年的仲秋月了。是初江把你送來的，他讓鹿背著你過來。閻魔他們說用盡各種代價也要治好你，我答應了，暫時讓你在這裡休養。」

鬼灯又在空中比劃了一下。

「『多久能治好』？別急啊，這妖術跟所謂病痛損傷是完全不同的，治療方向也不一樣。我不想說得太樂觀，我想再怎麼快也是兩年，說不定五六年跑不掉，麻煩一點就是十幾年都治不好。」

聽了這話，鬼灯抿起嘴，微微皺眉。

「休息也沒什麼不好的吧，又不是工作因此丟掉了，你現在這樣也不好工作。哇！好可怕的表情，我很認真的，難道你不相信我說的話？在你面前的可是桃源鄉的第一藥師，連在地獄也很有名對吧？我不會故意給你作錯誤的診斷的啊。啊、別那麼沮喪，乖，我可是白澤喔，一定會把你治好，讓你好好地回到工作崗位上的好不好？乖，想趕快好就乖乖的休息，放鬆喔。」

白澤說完，鬼灯低下頭，安份地點頭。

「乖孩子。」白澤摸摸鬼灯的頭。「有辦法這樣跟我溝通也真厲害。那我要問問，身體現在有哪兒不舒服？是否需要先止痛？」

鬼灯靜靜地思考著。眼睛很酸，脖子也正痠痛，但都還是能忍受的程度。而他輕輕地探了探身上，頭歪了一下，伸手在空中又寫了些東西。

「等等你寫什……『您替我換衣服』，啊呀。」白澤笑出聲，「這是理所當然要做的事吧。」

白澤看著現在的鬼灯，掩嘴偷笑。鬼灯正穿著一襲白色漢式襯衣，而原本包在後腦的結髮也被白澤鬆了下來，在背後綁了馬尾自然地垂下。讓他到床上休息前，白澤讓鬼灯泡了藥浴，也替他洗過身體，弄得乾乾淨淨換上了新衣才讓他躺著睡。白澤是有醫德的人，沒對昏迷不醒的人下手，當然為了清潔身體，摸到結實的屁股跟大腿也是在所難免，絕對不是出於色心才這麼做。

恐怕是意識到發生些什麼事，鬼灯按著額頭，低下頭。

「怎麼了，該不會認為我會對可愛的弟子做些不知羞恥的事吧。」白澤用雙手輕輕拍著鬼灯的肩膀，鬼灯低著頭，微微發抖的樣子不知道是大受打擊還是在憤怒。

「啊、對了，讓你躺我的床，也絕對不是別有意圖喔。」白澤鬆開手，回到床沿邊坐下，「你現在已經沒有那麼痛了吧。」

鬼灯猶豫了一下，輕輕點頭。

「當我這樣碰的時候——」白澤將指尖輕輕碰上鬼灯的脖子，突然被碰觸讓鬼灯縮了一下脖子，但習慣之後，就像剛剛一樣，從白澤碰觸開始就麻痺了痛覺。

「不痛了，對吧。」白澤口氣溫柔的說著。「簡單的說就是我的氣可以降低詛咒的效力，讓你沒那麼痛苦。但是你也不想整天被我抱在懷裡對吧？我現在在準備能讓你比較自由的療法，在那之前只能請你睡在我床上。我一天會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待在床上，也就是說在這屋子當中蘊含我最多靈氣的就是這張床了。」

鬼灯此時露出的表情，就白澤來看，那就像是第一次喝下黃蓮湯的表情，臉皺得像梅子一樣。

「請你再忍耐一下啊。真的，準備需要一點時間。如果你想出去走走就讓我牽著你啊。」
用力搖頭的鬼灯表現出他更不想那樣做的態度。

他能聽到白澤「欸——」的委屈聲，但他打算裝作沒聽到，而是在空中又寫了幾個字。

「晚、上、您、睡、哪。啊呀，這不是明擺的嗎？我不是說了，我的靈氣能让你舒緩點嗎？」
咚的一聲，鬼灯一拳打在牆上。

雖說沒有到揍裂的程度，但那響聲還是讓白澤嚇了一跳。他挪了挪身，坐在床尾，保持在鬼灯手抓不到的距離。鬼灯緊咬著牙的樣子看起來正忍住自己的怒氣，這讓白澤有些擔憂。

「唉，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啊。我啊……」

鬼灯鬆開了打在牆上的拳頭。

他垂下頭，在空中慢慢寫了幾個字。

「給您添麻煩了」。

白澤愣了一會。

「呃，啊……」白澤抓了抓自己的臉，總覺得臉稍微熱了起來。「該怎麼說呢，你身上的狀況的確很難處理，八成只有我能稍微緩和，要是要我這樣照顧一個陌生人，還是冥界的大官，那還真的是不論收了多少報酬都很麻煩的事，但是啊……」

他傾身向前，又摸了摸了鬼灯的頭。

「我不會覺得照顧弟子很麻煩的。」

鬼灯這次又露出了白澤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的扭曲表情。

「好啦，你大概再忍耐個一天，我可是要用上非常難得的東西呢，幸好我過去有一點一點地作準備，今天就先在床上滾來滾去吧。肚子是不是餓了，我正好煮了冰糖木耳粥，等等就端來給你吃。」

白澤說著起了身，還沒走遠，就被鬼灯拉住了袍子。

「怎麼了？」白澤回頭，看著鬼灯低著頭，臉好像紅紅的。

「有什麼需要嗎？啊，我想到了。」白澤說著彎下腰，拿了一個瓷壺給鬼灯。

「你要這個對吧，來，夜壺，沒用過的。有需要我可以幫幫你。」

白澤永遠搞不懂為什麼下一秒自己的腰眼給鬼灯給掐了。他從床上跳下來的時候哭罵著好心沒好報，嘟囔了幾聲就離開房間準備盛粥了。

鬼灯於是抱著那個小老虎形狀的夜壺低著頭，想讓自己的情緒緩和下來。

本來，他拉住白澤是想寫下「謝謝」兩字。

不過今天先不要吧。

三

那纏繞在鬼灯脖子上的，初時鬼灯懷疑那是貓的尾巴，然而手稍微去碰觸，發現長寬厚都像是繃帶，於是鬼灯判定出那繞過自己脖子及眼睛上的是某種繃帶，只不過不是用植物纖維，而是用動物的毛編織成的。是因為這觸感太過治癒了嗎？在白澤像是包紮似地替自己纏好繃帶後，那種彷彿塗上辣椒般的火辣痛感就已經消去，取代的是一種麻痺感。

「好囉，你可以試著動一動。」

替鬼灯纏好繃帶的白澤滿意地看著自己的成果。為了要好好纏上承受詛咒的眼睛及頸部，白澤先替鬼灯綁好了高馬尾，露出鬼灯骨感的頸線，好能纏上他特製的咒帶。現在的鬼灯脖子、眼睛、雙手、雙踝、腹部都纏上了寫了滿滿咒文的白色絲帶，看起來就像什麼被封印的惡鬼一樣。

上半身的袍子半脫下而呈半裸的鬼灯，聽從白澤的指示伸了伸手腳，痠痛感還存在，但已經沒有前陣子那種一陣一陣的抽痛，現在動作起來的感覺跟前日痛得動彈不得相比簡直自由。

鬼灯舉起手在半空，白澤看出他是想像昨天一樣在空中寫字，白澤於是一手按住鬼灯的手掌，另一手按在鬼灯的喉頭上。

這舉動讓鬼灯愣了一下，白澤則低下頭，對鬼灯輕聲說著：「試著說話。」

聽到白澤這麼說，鬼灯張開口，吐氣的時候出聲，從喉頭發出一點沙啞的聲音，然後慢慢地說道：「沒……那麼痛。」

「還是有點沙啞，但說話已不成問題了，很好很好。」用手指確認了鬼灯喉結滑動的狀態，白澤確認鬼灯的喉嚨不像之前那麼嚴重，就鬆開雙手，幫鬼灯將脫至腰帶的上衣好好地穿回去，拉好衣領，將衣服穿整齊。鬼灯乖順地讓白澤穿好衣服，待白澤將手收離時，鬼灯單手撐著床，緩緩地移動身體。

「要下來走走嗎？」白澤伸手要扶鬼灯，鬼灯則搖搖頭，將白澤的手撥開後將腳往床鋪下伸，確認腳尖著地後，一個用力就從床上下來，站直身。躺了三天的鬼灯在這麼做的瞬間搖晃了起來，白澤連忙起身扶住他，那原本看起來快倒下的鬼灯卻一臉淡定。

「躺太久，腰都僵了。」

「這是當然的嘛，不要有太突然的動作。」白澤說著伸手從後摟住鬼灯的腰，手指才摸向後腰就被鬼灯反手抓開，然後在甩開白澤的同時，鬼灯主動將手搭著白澤的肩膀上，這也算是讓白澤幫忙了。

「讓我這樣扶著就好，麻煩您。」

「嗚喔。」手被甩開又被當作拐杖的白澤有點哭笑不得，他看著鬼灯明明眼蒙著繃帶卻能準確地面向房門，朝著那方向走去，陪著走的他問了：「你啊，好像能正常地看路一樣。」

「當然看不到。我才要問，現在的我已經能用眼睛看東西了嗎？」

「現在還不行喔，你的眼睛還需要靜養。」白澤替鬼灯開了房門，然後跟鬼灯介紹了門後的廚房處，接著說：「在我蓋了這磚屋住下後你沒進來過吧？到底是怎麼知道這房間的格局？」

「您不是都從這裡進來嗎？」鬼灯在這兼用餐廳的廚房倒顯得陌生，小心地用手探查著。

原來是在床上的時候鬼灯記住了來聲處。恍然大悟的白澤莞爾一笑，他覺得鬼灯就像那種聰明過頭的貓咪似的。

白澤想起昨天讓鬼灯待在床上的時候，顧慮鬼灯無法下床也不能用眼，甚至連看書打發時間也辦不到，於是就弄了個玩具給他：銅製的環狀物，外型像是一把短劍，劍身的是一個長條環，上頭扣了九個垂著珠子的小環，如果要給這東西取個名字，大概會取作「九連環」吧，那是白澤一時興起做出的東西，看似緊扣著無法解開，但其實只要抓到規律還是能慢慢解開的。他跟鬼灯說可以試著拆開，就這樣交給他，然後回去繼續準備醫療工作，一個時辰後回來，看到鬼灯已經解出九串環，劍身跟珠環分開放著，被鬼灯用手指勾著玩。

聰明過頭到令人害怕的程度，但白澤最中意鬼灯這一點。

因為鬼灯這麼聰明，知道冷靜待在床上才能讓白澤專心做事，白澤才好趁早製作完現在綁在鬼灯身上的咒帶。鬼灯能這麼快下床，是兩人通力合作的結果。

於是白澤帶著鬼灯慢慢走到屋外，鬼灯在桃花芬芳的微風中露出稍微放鬆的表情。

「我能隨意走走了？」

「這裡還有些藥草田，我帶你到比較寬闊的地方好了。」

「好的。」

鬼灯很配合地跟著白澤走，直到白澤說「行了，你鬆開手」。鬼灯於是手離開白澤，向前走了幾步，仰起頭，感受著花瓣飄過臉龐的觸感。

「你也是需要我，我就在這。啊，我靠著樹坐著，你可要小心點，別撞到了。」

鬼灯對著白澤點點頭，然後擺了擺手，伸展了肢體後隨意地走著。他看起來不像有什麼目的地，只是基於躺在病床上過久而想起來活動筋骨而已。白澤撐著臉看著鬼灯晃來晃去，將手伸向前身子不穩的左右亂晃，看著像是剛復活的殭屍似的，這種有點滑稽又有點讓人擔心的動作，讓白澤想笑又不敢笑。

而鬼灯轉過身，朝著白澤的方向走來，在白澤掩著口心想「該不會被他發現我一直在偷笑吧」的同時，鬼灯雙手撐向樹幹，在白澤的正上方。

嗯？這莫非是所謂的「樹幹咚」？白澤呆呆地看著在自己上方，明明眼睛蒙了繃帶卻感覺像在俯視自己的鬼灯，白澤有點興奮地吞了口口水，然後看著用雙手圈禁住自己的鬼灯，專心地用手摸著樹幹。

「呃，那個是樹。」白澤體貼地替看不到的鬼灯作了註解。

「是您的樹。」

「也不是，是桃源鄉公共所有的。」

「您都是待在這裡吧。」鬼灯說著，單手指向上方，「要不是躺在上頭喝醉酒……」接著鬼灯將手往下一比，剛好是白澤坐著的位置，「要不就是坐在這裡喝酒……就是這棵樹。」

「……記得真清楚啊。」白澤輕笑了一聲，「而你們這些年輕人，都是直接來這裡找我問道理。」

「就是這裡啊。」鬼灯扶著樹幹挪了挪，似乎也想靠著樹幹坐下來，而白澤眯起眼，伸手拉住鬼灯的右手，讓傾身向前的鬼灯腳步一個不穩，整個人摔在白澤身上。鬼灯意識到這個狀況時發出嘖的一聲，白澤則雙手摟住他，蹭了一下之後扶起鬼灯，讓鬼灯靠在自己旁邊坐下，然後看著鬼灯自行調整腳的擺法，還有整理衣服。最後鬼灯伸直了腳，背靠著樹幹，肩膀貼著白澤；他沒直接對白澤剛剛的舉動抗議。

「很久沒這樣了呢。」白澤看著那坐在自己身邊的鬼灯，心裡總有一分癢勁想把頭放在鬼灯的肩膀上，但他想想鬼灯對於他剛剛的舉動已經皺起眉頭，於是就忍著。白澤從腰間掏出了酒壺，撥開蓋子，喝了一大口，爽快地吐了口氣：「噗哈！酒就是要有人陪才好喝啊。」

鬼灯用鼻子哼了口氣。他心想，真的是很久沒這樣了，像這樣明明是來求學卻被拉著一起喝酒。結果明明是來就醫，也還是被拉著喝酒。

白澤遞給他一罐東西，鬼灯皺著眉想拒絕，白澤輕聲說了我不會讓喉嚨受傷的人喝酒的，把那東西塞進鬼灯手裡。鬼灯探一探，確認為竹筒，於是打開蓋子，喝了幾口，味道嘗起來像是魚腥草茶。

「身體有稍微舒服點了嗎？」看著鬼灯用雙手捧著竹管默默地喝著水，白澤心中一直念著好可愛，忍不住伸手摸摸鬼灯的頭。鬼灯放下了竹筒，偏了頭，讓白澤的手滑出自己的頭。

「燒灼感退了很多。我很好奇，您給我綁的是什麼？」

「這個嘛，嘿嘿。」白澤用手戳了戳鬼灯脖子上的繃帶。「說出來你可別驚訝。這是用我的毛織成的繃帶。」在白澤說到「毛」這個字的時候鬼灯嘴角扭了一下，但白澤沒注意到，依舊得意地說下去：「可不是嗎？沒想到真的有天能發揮作用！我的力量能抑制詛咒的效力真是太好了。所以昨天對照你身上的咒術，我用我自己的血在上頭寫上解咒，所以纏上去時能稍微減退咒力。」

聽到白澤這麼說明，鬼灯露出了嚴肅的表情。「在我身上的到底是什麼？」

白澤知道鬼灯指的是邪道陰陽師下的詛咒。

「『驅鬼』及『咒殺』，細講能夠講得更多，但這兩個是大方向，那群人真的希望你能讓你飽受折磨而死吧，你身上既被束縛又有持續性的傷害，就算硬撐著也無法正常生活。我首先慢慢地解開驅鬼的咒術，但麻煩的是咒殺的部分，結合驅鬼術又更加難解。咒殺會隨著怨念增強他的力量，看來受到地獄的嚴刑拷打，練就他們不少功夫啊。你們地獄也很清楚，怨念的力量有時會讓亡靈形成祟禍神……啊，哈哈，你似乎就算是一種呢，『地獄最強的鬼神』，是這個稱號對吧？你應該很清楚要受到仔細的供養才能慢慢地消除怨念，所以這要花很長的時間……」

「我不需要完全康復。」鬼灯打斷白澤的話，他捏起手中的竹筒，口氣中滿是著急：「能回到工作崗位上就可以了，就算會痛，先讓我能拿起筆寫字、讓我看的見就好。」

「……別急嘛。就算要恢復到那個程度，也要花點時間。」看著竹筒逐漸被捏得出現裂痕，白澤於是從鬼灯手中收回了竹筒，「先說說你的身體，因為詛咒的關係免疫力產生抗拒，全身出現發炎的狀況，這就是你肌肉痠痛的原因，也是你喉嚨沙啞、眼睛也還很脆弱的主因。先在桃源鄉休養身體，調整生息，乖乖服藥，咒術的部份我會另外處理。直到這裡，你可以理解吧。」

鬼灯點點頭。

「很好，就好好相信你的師父吧。」

「在我旁邊的是擁有全知的道術之祖，還真沒理由懷疑。」

「啊呀，聽你這麼說，我不是更不能讓你失望了嗎？」

「我這麼說以後，你也沒臉胡搞瞎搞了。」

「欸！你這話很傷人，別把我說的像是故意治不好你來收取更多的醫藥費一樣。」

白澤的臉氣呼呼地鼓了起來，他又拿起那朱紅色的葫蘆，往嘴邊一遞，然後靜靜地看著鬼灯。那鬼灯坐在自己身邊，真的讓他想起了很多鬼灯過去前來求學的事，他以前也是這樣靠著樹幹，拿著捲軸或書簡邊聽自己的指導邊記錄。一切好像跟過去一樣沒什麼改變，只不過鬼灯繃帶下的咒痕依舊明顯，而體內正熊熊燃燒著鬼火相呼應。

理論上是可以治好的……理論上。白澤將酒一飲而盡。

「好了，散步也夠了，要回去了嗎？」白澤緩慢地站起來，拍了拍衣襬上的落葉，伸手想扶鬼灯，鬼灯搖搖晃晃的起來，手按著白澤的肩膀。

「麻煩您了。」

「不麻煩、不麻煩。」要是能橫抱著回去就更甜蜜了，白澤心想。他可除了女性以外難得產生這種想法。

「沒有視力的我是否有能幫上忙的地方？」

「啊？」白澤停下腳步，轉頭看著面無表情的鬼灯。

「我想我至少會在您那裡刁擾一個月，當作是打工補償，不論能讓我做些什麼，都請讓我幫忙吧。」鬼灯一本正經地說著，白澤嘴角抖動著，偷偷地笑開，又慢慢地緩下情緒，變回原來的微笑。

「嗯、啊啊，你大概能幫我磨藥吧，記得你力氣挺大的。」

「那就這樣吧。」

「好的，會多多派你做點能幫上忙的事。」白澤領著鬼灯走回他的藥鋪，他的腳步輕盈了起來。

「您到底在高興什麼？」

「嗯哼，多了個免錢工怎麼能不高興。」

他可要當心些，這是太過聰明的貓，很容易察覺到他的情緒。

四

這天鬼灯也是依照白澤的吩咐，將藥材放在藥臼裡搗碎，慢慢地累積藥粉。而今天做到第三份的時候，掛在大門的鈴鐺突然響了起來；只要打開大門，那鈴就會響起，讓店裡的人可以抬頭招呼。

白澤沒有出門，人正在後頭的廚房用火熬煮藥材。他在鬼灯可以開口講話後，跟鬼灯說他這段時間不開店，僅接藥材訂購及外送，免得鬼灯的休養被打擾了。鬼灯那時表示不介意，而今天出現了來客，大概是白澤最終還是開放營業了。

在鬼灯正這麼想，同時將藥粉倒入紙包裡的時候，他聽到白澤匆匆地從廚房裡跑出來的聲音，然後聽到白澤朝著大門的方向說話：「不好意思，我們這陣子長期休業，還請你們……喔？那個是閻魔印？這麼說是閻魔他拜託你們來的？失禮了，那麼先請坐。」

一聽這話鬼灯的耳朵立即豎起來，他抬起頭，聽到了意料外熟悉的聲音：「天啊輔佐官，你這身也太誇張了，繃帶綁得像是全身燒傷一樣！」

鬼灯咬咬牙發出嗤的一聲。

「……怎麼會是你來了？」

「為什麼我不能來？從小到大的玩伴來探病不行嗎？喂！你也說說話啊，蓬。」

「我們聽說你病得很嚴重，不過你看來氣色挺不錯的。是吧，烏頭。」

「真的是太好了，鬼灯大人。」第三個響起的是熟悉的女聲。鬼灯口微微張，聽到挪動椅子的聲音，還有白澤笑嘻嘻地說「姑娘請坐」，鬼灯有種難以形容的複雜感受。

前來拜訪的人是三名地獄鬼卒，名義上雖是這麼說，實際上他們三人是鬼灯從小到大的朋友，個性破天荒的烏頭、謹慎內向的蓬、以及會照顧人的美女阿香，他們三個在成年後都一起進入地獄工作，接著就依照每個人的能力進入了不同部門。其中地位最高的是當上閻魔大王第一輔佐官的鬼灯，所以他們對鬼灯的稱呼得帶敬稱，然而彼此熟悉的他們，講起話來還是過去友好的互動。這次大概是他們擔心鬼灯，才主動向閻魔大王申請探視吧。

鬼灯於是放下藥粉，走向藥櫃，熟練地選了一個打開，取出了乾菊花放在白布上。

「白澤先生，您已經煮好熱水了吧。」鬼灯說完走回櫃台，來到鍋爐前，伸手要拿上頭燒熱的茶壺。他不理會在後頭哇哇叫著危險小心白澤，打開茶壺蓋就放了菊花進去，然後準備要彎身從櫃台裡取出茶杯時，就被白澤拉起來，小聲地吩咐讓他來就好，很快地拉著鬼灯走向朋友們的身邊，壓著他強制坐下。此時的他，也跟著朋友一起坐在木桌旁邊了。

而直到鬼灯坐下前，三位好友都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一連串動作；畢竟鬼灯的眼睛上還蒙著繃帶。

「輔佐官，你看的到？」烏頭先開口問了。

「當然是看不到。」鬼灯疑惑地歪著頭，而三位好友倒抽一口氣。

「你剛剛這麼熟練，還以為你隔著布可以看的到！」蓬驚訝地說道。

「就連把菊花放在茶壺裡也像是看的到一樣，但一想到其實是看不到的就覺得讓人緊張呢，沒問題嗎？鬼灯大人。」阿香也掩起了口。

「在這裡也待了七天。」鬼灯手肘立在桌上，側臉用手撐著，對著同伴懶洋洋地說道：「由於真的沒什麼事好做，所以什麼雜活都熟練了，藥櫃的位置也都順便記下來，如此而已。」

「可不是嗎，要是小哥哥看的見，我這店主的位置就危險了。」白澤接了鬼灯的話，端上一副茶組到茶几上，替所有坐在桌邊的人各倒了一杯茶。「多可怕啊，短短幾天就把我這間店給摸透，還是眼睛看不到的情況下。要是眼睛沒問題了，搞不好連這間藥店都能接手經營了。」

「您就甭擔心了，白澤先生。」鬼灯在白澤替他倒完茶時端了起來，遞向唇邊，輕啜了一口。「我的眼睛要是好了，自然是回地獄工作。」

「……說的也是。」白澤輕聲說著。烏頭與蓬抬起頭看了看白澤的神情，看到白澤保持著待客式的溫柔笑容。

白澤於是從櫃台取了一個木盒放在桌上，打開，然後遞了一些盤子給來場的客人，「那麼，這是前幾天我們小店製作的月餅，請你們不用客氣盡情享用。接下來應該是要談公事對吧？我人會在後面的廚房熬藥，有需要再找我就行了。」

「真是讓您費心了。」阿香客氣地起身對白澤行禮，而白澤笑著揮揮手，腳步輕巧地回去廚房。

於是整個藥店大廳只餘下了青梅竹馬的四人。

「結果剛剛只在意輔佐官看的到看不到的問題，都忘了跟白澤大人打招呼。」烏頭說著取出一塊月餅，放入嘴中嚼了起來：「話說回來是我的錯覺嗎，總覺得好像在哪裡看過白澤大人。」

「大概是天國很常看到像這樣穿著雪白漢服的仙人吧。」蓬也認同似地點點頭。

「鬼灯大人。」雙手捧著茶杯，阿香仔細地看著身穿白色簡式漢袍、眼頸腕都裹著繃帶的鬼灯，有點擔憂地說著：「您現在身體還好嗎？」

「目前尚無大礙，幾天前的疼痛已經舒緩了。」像是不想讓同伴擔心，鬼灯坐起身，將背挺直正坐。

「那繃帶作什麼用的，你受傷了？」烏頭抹去了嘴邊的餅屑，鬼灯則微微皺起眉，開始跟三位同伴說明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邪法咒術，以及白澤現在替自己治療等事。聽了這些話，同伴三人彼此對望，露出擔憂的表情。

「也就是說你短時間內無法康復吧。」烏頭傾身向前，對著鬼灯問道：「到底要花多久的時間？一個月、半年？一年？不要跟我說需要花到十年。」

「我會盡快趕回去。」鬼灯沒給烏頭直接的回答，不如說他聽出烏頭話裡的意思。「閻魔廳現在狀況如何？」

烏頭又與蓬對望一眼，阿香則是先開口：「目前已暫時回到軌道上，鬼灯大人的工作也暫時由第二、第三輔佐官一同兼任。破壞的刑場已先行封閉，負傷者都還在住院治療，殉職的鬼卒也依照規定撫卹遺族。」

「作亂者呢？」鬼灯問。

「依照你倒下前的指示。」烏頭緊接著回答，「已打入阿鼻地獄。」

廚房傳來了碗盤摔破的聲音，還有白澤慘叫著「唉呀」的呼喊。烏頭、蓬、阿香同時抬頭為白澤感到擔心，而鬼灯在此時用手指頭敲了敲桌面。「請不用介意，那位老先生常常會做那樣的事。是嗎，那我就安心了，讓其他亡者明白惡意作亂的下場，這會讓他們安份點。」

「其實這麼做也乾淨俐落就是了，阿鼻地獄的鬼卒都是一等的精英。說起來，現在的地獄的確可以說暫時沒問題了。」烏頭認同似地點點頭，蓬則面有難色地看了烏頭一眼。

「怎麼可能沒問題。」鬼灯皺皺眉頭。「笨蛋大王有好好工作嗎？」

「噗！直接叫他笨蛋嗎？」烏頭一口茶噴出來，灑得滿桌子。

「大王一切安好。」阿香笑著掩起了口，而蓬從包袱裡拿出一份捲軸，在桌上三公分的位置攤開來。

「閻魔大王有幾件事無法決定，想請教身為第一輔佐官的你。」蓬望著眼睛還看不見的鬼灯，內心滿是不安。「畢竟現在地獄各刑場都是邊建邊進行，有的新刑場……」

「我明白的。」這就是青梅竹馬前來這裡的真正目的了，鬼灯輕輕點頭。把這份工作交給擔心鬼灯而想前往探病的幼年同伴，對閻魔來說既值得信賴又不怕洩密。於是鬼灯請他們將目前需要請教的問題念給他聽，讓鬼灯思考過後給予回應。

白澤在這個時候正好將地上的陶片收拾完畢，掃到室外的時候臉上一直掛著僵硬的笑容。不，打破的陶碗其實沒那麼名貴，只不過是剛剛在大廳聽到的話題讓他有點在意而已。白澤回到廚房的桌子旁邊坐下，給自己盛了一碗藥湯，試喝一口，閉上眼思考。

是嗎？對鬼灯下咒的陰陽師被打入阿鼻地獄了，聽說那是地獄當中最痛苦最險惡的地方，幾乎沒有離開的可能，在那裡的生靈若不是被懲罰到精神壞滅，就是化為詛咒千世萬世的怨念。這樣很不妙，很不妙啊，白澤放下藥碗，眼睛瞥向通往大廳的那扇門。

鬼灯聽到這判決時口氣很平靜；這也難怪，這就是他下的命令。

而白澤在前幾天也跟鬼灯說了，咒術會隨著施術者的怨念而持續並惡化，若未能好好地供養超渡，纏繞在鬼灯身上的詛咒會更加狠毒……或者說，會讓鬼灯體驗比施術者更大的痛苦吧。尤其這種驅鬼咒，會與鬼火相呼應，當鬼族越努力地燃燒鬼火支撐自己，咒術就會以相同的咒力壓制下去，直到鬼族無法反抗為止。為什麼白澤如此清楚，因為發明這種咒術的就是他。陰陽術源自於道術，而道術源自於白澤，是他通曉天地之間的道理領悟了奇術，然後酒後一時興起傳遞給有才能的人，讓他們可以利用圖像及言語來保護自己。

這樣的道術漂洋過海傳遍了東亞，而有機會學到道術的術士當中存在著邪念者，最後，反饋於白澤身邊的人。

暴殄天物。

鬼灯說過的那句話再度在白澤腦海裡響起。

咚的一聲，他握緊拳敲在桌子上，然後大廳傳來鬼灯的聲音，說老先生常這樣。

冷靜下來。白澤深吸了一口氣，臉上又掛回那副慈悲溫柔的笑容。他想，鬼灯現在是絕對沒問題的，只要待在他身邊，怎樣的惡咒都不會起作用。是啊，他可是所謂的知識之神（笑）呢。

——但是，鬼灯是不會一直待在他身邊的。

鬼灯很熱愛他的工作，大概打定主意作好畢生都待在地獄的心理準備。地獄啊，那是充滿妖氣及怨念的好地方，正好發揮詛咒的力量；就連這些事鬼灯也非常明白，而他還是想回去。

對白澤來說，這等於是耍他眼睜睜地看著鬼灯再度離開，然後看著鬼灯漫長延綿地受盡詛咒的痛苦，最後身心崩潰之下滅熄燄魄。

開什麼玩笑。白澤低聲喃喃自語。

他是通曉森羅萬象的神獸，自帶辟邪力的妖怪之長，所有的道術都是他創造出來的，所有解咒的方他都知道。對，鬼灯這種棘手的狀況，他當然知道怎麼解決。

或說，這個世界上只有白澤能解除鬼灯的詛咒。

他想著，輕輕地勾起嘴角。

夜晚，鬼灯的訪客很有禮貌地跟白澤道別，留下了地獄特產溫泉饅頭，三個人婉拒了白澤的晚餐邀約，一起離開了，也許路上還繼續談論著什麼，直到離開一陣子都還能聽到他們談話的聲音。

鬼灯在門口「目送」同伴們離去，直到聽不到同伴的聲音才進屋。白澤似乎已煮好了晚餐，鬼灯聞氣味，得知那是放入蓮子、芡實、山藥、茯苓的四神粥。

「聊得挺久的呢。」白澤在鬼灯走到廚房坐下時，遞上了藥膳粥。鬼灯在聽到白澤也坐下的聲音後，合掌，輕聲說著「那我享用了」。

「包含著公事，確認了不少事。」鬼灯持起調羹，在粥裡攪了攪，靜默一會，然後抬起頭。「您明明有偷聽吧。」

「公事的部份有略過啦。」白澤兩手相疊，撐在自己的下巴下面，然後笑嘻嘻地看著挖起粥吹氣的鬼灯。在鬼灯吃下去的時候，他收起笑容。「所以，閻魔廳那邊容許你請多久的假？」

鬼灯吸下了粥，仔細咀嚼過，吞下。

「……我倒要問問您，能否確定我需要待多久？」

回應鬼灯的是白澤攪動湯粥讓調羹撞擊陶碗的聲音。

白澤其實有聽到，烏頭對鬼灯說，閻魔殿無法這樣一直讓第二、第三輔佐官代班，因為現在是地獄建構的最關鍵時刻，許多事都需要有個聰明頭腦的人來作決斷。但是既無法離開桃源鄉，甚至眼睛也看不到的鬼灯，雖說簡單的事還能作判斷，但更多事必須親眼看過才能決定。現在地獄是一邊建設刑場一邊進行審判，來到彼世的亡者只會越來越多，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停擺建設的工作。烏頭是說，閻魔廳預估只能等上十年。

那太長了，白澤想著。三年，再超過這個時間，地獄就無法負荷那等待發落的亡者，屆時會像這次大亂一樣造成地獄的崩壞。這個評估，鬼灯應該也料想的到，以鬼灯的個性可能把時間抓得更緊。

於是閻魔廳那邊決定，若是確定鬼灯無法在期間內歸來，有必要找代理輔佐官，甚至是替換新的輔佐官，又或許找回已經熟悉這份工作的伊邪那美，而這是鬼灯最不願意看到的事，在烏頭這麼說的時候被鬼灯狠狠地吐嘈了；他們花了很多時間才說服伊邪那美下台，收拾陳舊的爛攤子可是這場建設當中最辛苦的部分。

而白澤那份沉默，說明無法在鬼灯理想的時間內讓他回去了。

注意到白澤的預估，鬼灯皺起眉，兩手按在桌上，站了起來：「那麼，優先治好我的眼睛，就算還會痛也無所謂，我可以忍受天天服藥天天換藥，哪怕您調的藥真是苦得難以下嚥。這樣會讓療程加長我明白，後遺症也是我能預見的。但是我要您跟我保證，是否能在時限內回去？」

「我之前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你身上的狀況要花多久時間來醫治。」

「我明白，但是。」鬼灯頓了一下，張口。「您是白澤。」

「一年。」白澤突然開口了，當他看到鬼灯愣住的表情，心情愉快了起來。「你要是這段時間內都乖乖地聽我的話，安份地接受我的治療，我能保證，一年之後就讓你回去地獄。」

鬼灯靜靜地思索了一會，白澤的口氣並不輕浮，也未有作戲的誇張表現，那就像是神在口述諭示時，那麼讓人信服的莊嚴。

「……是嗎。」他肯定辦的到，因為他是白澤。鬼灯確信了這點，再度舀起了藥粥。「那麼，我就不問您在藥粥裡額外加進了什麼。」

「好孩子。」白澤輕輕地笑著，看著鬼灯吞下了藥粥。

這份四神粥裡，除了蓮子、芡實、山藥、茯苓，還有多出來的食材，身處地獄這麼多年的鬼灯一嘗就知道。

血腥味。

他決定不去追究白澤加入了什麼。

五

第一天，端上一碗非常苦的湯，鬼灯皺眉的時候白澤說這是必要的治療，鬼灯於是吞下了。雖說非常難喝，但還是能感受到身體有慢慢好轉。鬼灯詢問了藥方，白澤說會寫下來給鬼灯。

第二天，白澤把鬼灯拉到懷裡，將手按在鬼灯身上，說要對鬼灯運氣，是治療的一環，於是鬼灯雖然想針對拉進懷裡摸到胸部的動作抗議，但還是乖乖跪坐著讓白澤輸氣；鬼灯不知道原理是什麼，但是在白澤這麼做的時候身體暖起來了，由於治好了腳冰冷，這一晚鬼灯非常好睡。

第三天，聞到烤肉香後鬼灯被塞了一碗香料烤肉配大餅，白澤又說這是必要的治療，鬼灯配了些吃後問說能否配白飯來吃。

第四天，鬼灯在睡覺時，白澤從背後輕輕抱住。是治療喔，白澤輕聲低喃著，而鬼灯反手捉住白澤的手腕，狠聲說著我沒聽說有哪個治療是需要揉屁股的，白澤僅管手骨被抓得嘎嘎作響，但還是勉強笑著說那可以幫助血液循環，於是當晚鬼灯就用拳頭幫助白澤的血液循環。

第五天、第六天……說是治療，其實幾天下來就是被白澤照顧得很好而已，雖說施展氣功好像有那麼一回事，但跟鬼灯所想的解咒不太一樣；原本他以為會有什麼拿筆在身上寫字之類的奇怪儀式。

到了第七天，白澤拉著鬼灯，直到一個稍微寒涼的地方，鋪了毯子、放上墊子，要已經淨身更衣的鬼灯跪上墊子上，合起手掌。

這個對鬼灯來說有點熟悉的動作讓他稍微感覺不快，但白澤牽著他的手，輕聲說「沒事的」，在鬼灯放鬆以前都直接著他的肩膀，直到鬼灯深吸一口氣，好好地正坐合掌，白澤才離開，然後鬼灯從光與熱可以感覺的出白澤在自己面前點了燈火。

「你現在只要專心冥想就好，想著你最自在最輕鬆的樣子，想像著你身體康復後的願景……」白澤在自己面前這麼說著，而鬼灯開始思考的時候，白澤驚慌地大喊：「不！不是叫你回想地獄跟復仇的事啦！不要燃燒你的鬼火，心平氣和、心平氣和，想著飯糰也好，把情緒緩下來……啊對了。」

鬼灯能聽出白澤在說話時漸漸笑了起來。

「想想你來我這裡求學的時光好嗎？」

鬼灯一時覺得有點不自在，想著白澤是否只是打算調戲自己，但當他腦中閃過過去的印象時，不知該說是羞恥還是什麼的情緒湧上來，然後是一種懷念感，伴隨著輕鬆及些許的哀傷。

呀，你來啦，坐下吧，要一起喝酒嗎？

那個人的笑容在腦中浮現。

白色的袖袍朝著自己伸來，拉著自己到樹下坐著，指向天空中飛舞的漫天桃花。

鬼灯合掌時微微張口，嘆息式地輕吐了一口氣，然後他又深深呼吸，身體一下變得很放鬆。黑暗總是能讓他鎮定下來，眼上蒙著一塊布的他正適合專心冥想。

然後隔著眼皮和繃帶，依然能感覺到自己面前的光影忽閃忽滅，然後是揮動布條產生的氣流，聽著那袖袍拍打的聲音以及閃爍的光影，鬼灯感覺到白澤在自己身邊繞著圈，說是在執行儀式但更像跳舞。

整個儀式真的很久，久到鬼灯腦中的白澤，已經靠著自己的肩膀上了。

就在鬼灯在那桃花香下也跟著想睡的時候，一團火簇被指到自己的額上，然後瞬間燒盡。

儀式就這麼結束了。白澤把鬼灯帶回去，煮了火鍋給他吃。

第十四天，相同的儀式，但點起的燈火變成兩盞。

第二十天，燈火變成三盞。

二十八天、三十五天……直到五十六天，鬼灯明白這個儀式應該結束了，整個過程是四十九天，點起七盞燈火。

「這是解咒的儀式嗎？」鬼灯問。

「嗯，類似那個樣子吧，解釋起來挺複雜的，你就放心地接受吧。」白澤這麼回答。

鬼灯內心雖然覺得疑惑，但只能從白澤身上得到答案的他，若是白澤不肯回答，那鬼灯無論如何都不會得到答案。眼睛看不見真的很不方便，不能看書、不能親眼見證儀式，能獲得的知識也有限。鬼灯住在這靜養的時候獲得的新知全集中在藥理，多半是白澤請他幫忙作藥時連帶問來的。

待在桃源鄉已經超過了兩個月；從上次青梅竹馬們的拜訪後，就不再有人來這裡。在鬼灯答應無論怎樣的治療他都會接受後，白澤就請鬼灯寫一封信，大致上是由白澤保證一年後讓鬼灯回到工作崗位上，在這期間請不要打擾鬼灯的靜養。

兩個月內鬼灯能對話的對象只有白澤。

相處的對象倒是包含兔子，而且還因為太閒，跟兔子頻繁互動到光是靠著手捧來衡量重量就能個別叫出兔子的姓名。名叫苜蓿的兔子擅長將藥材的根與葉分開，名作水芹的兔子很能穩穩地磨藥，還有一隻叫明日葉的兔子特別喜歡在鬼灯腿上撒嬌；先不論為何兔子都是草啊蔬菜的名字，鬼灯與兔子們一起作藥，白澤在旁邊同時要鬼灯及兔子不許碰火的指導，總讓鬼灯有種白澤把自己也看作兔子的錯覺。

鬼灯獨處的時候總會用跟白澤借來的紙，寫些他認為地獄目前最需要處理的幾項事，然後託白澤用飛鴿將信送出去。鬼灯不知道信有沒有順利送出，因為白澤沒說收到回信。

無法打探地獄的狀況，這讓鬼灯十分掛心，但是靜養期間這是沒辦法的事。

有天鬼灯打開了包裹，那是青梅竹馬拜訪時特地帶來的，他摸到一串冰冷熟悉的物品。鬼灯意識到那是什麼的時候先收起來放在床底下，過了一陣子他才拿出來，考慮了一會，戴上脖子。

「那是？」白澤在進房時見到戴著那東西的鬼灯，疑惑起來：鬼灯脖子上戴的是勾玉的項鍊，他曾看過鬼灯戴過這個，但好幾百年前鬼灯就不戴了。

「勾玉。曾經被大和視為富貴權威的象徵，做成魂魄的形狀，意指御靈守護。」鬼灯在說著這些話的時候自覺諷刺，他第一次戴上這勾玉鍊是在被獻祭的時候。「是我的朋友們上次帶來的，他們沒跟我說帶來了這個，大概是整理我的房間看是否有需要帶給我的東西，意外的在衣櫃裡找到這個吧。雖說大家都不太清楚勾玉有什麼實質作用，但我猜他們認為這能保平安，就一起帶給我了。」

「用飾品來保平安啊。」白澤笑著聽鬼灯說這些事，用手捲了捲自己的右耳銅錢結，「這並非空穴來風呢，你看，我左手不是戴了紅瑪瑙珠鍊嗎，那個對身體也是很好的。」

「礦石磁場學是嗎？」

「你那串玉是好東西，大約是能當作古代鎮村之寶的貴重物品。玉擁有辟邪擋災之力，只要祂認定是主人的，祂會跟一輩子，持續替你承擔災禍。要注意的是不能隨意配戴古玉，因為誰都不知道那玉跟了誰有了什麼記憶，好比血光之災，染了煞氣，誰知道呢？」

白澤在說這話的時候鬼灯皺起了眉頭。恐怕沒有別串勾玉沾染更多陰冤之氣了。

「呼呼，我沒有特別的意思，只是想說那勾玉與你襯合。」白澤伸手觸及了勾玉，鬼灯猜想他是用手指來品量玉的質量。「我記得你以前戴過，是為了什麼原因才不戴的？」

「純粹感覺到它過了流行。」鬼灯能感覺白澤稍微端了項鍊起來，又輕輕放下。

「那麼又是為了什麼再把它戴起來？」

鬼灯不語。他也不太懂為什麼，首先他並不是個迷信的人，而且還喜歡受詛咒的東西。他這勾玉本身應該染有自身的詛咒，所以鬼灯有好好收起來。同伴們帶這串勾玉過來出於他意料之外，而鬼灯重新戴上這勾玉，也許是作為對朋友心意的回報，又或許只是單純懷念起來。

「其實沒什麼想法就是好想法。」白澤伸手摸摸鬼灯的頭。「你覺得是好事就戴著吧。」

「若是我在那時有戴著這個，能抵掉災禍嗎？」鬼灯難得老實地讓白澤摸頭。

「抵擋不了喔，而且整串都會碎掉。」

「說的也是。」鬼灯低下頭，伸手摸了摸勾玉。

過了第七次儀式後白澤就沒再繼續進行了，而是照舊餵鬼灯各種中藥，偶爾會煮豐盛的肉食。鬼灯沒什麼意見，事實上留在這裡療養後，身體狀況的確一天天變好，手腳的動作也變得靈活，可以做些以前也能做的事。

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那天鬼灯幫白澤包好了五份藥包，白澤也說了沒有其他需要做的事情，鬼灯於是走到門外，試著伸展身體，做完暖身操後做些簡單的武打動作。

身體狀況十分輕盈，是手一揮可以震落樹上葉子的程度。促進血液循環讓鬼灯感覺舒暢，也出了汗，鬼灯於是將袖子收向腋下準備綁著，在這個時候弄鬆了手臂上的繃帶。

這可不好——雖然第一時間有這樣的想法，但鬼灯突然產生好奇心，手上的咒語是否順利解咒？又或者目前解下的話手是否還會像之前那樣犯疼？雖說會擾亂醫程，但鬼灯還是輕輕勾下了左手的繃帶。意外的，完全不會痛，也沒什麼痠痛感。

鬼灯繼續解下右手的繃帶，一樣沒什麼負擔。

莫非解咒已經進展到不需要咒帶的程度？鬼灯這麼猜想，準備解去眼上的繃帶，而在他將手往上伸的時候，手就這麼停在半空中，像麻痺一樣無法動作。

鬼灯頓了一下，將手放下，手回復成原來那正常的姿勢。

他再度將右手舉起，這次也是，在離眼睛一公分的距離停下了手，彷彿有塊玻璃擋住他一樣，讓他無法再動作。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鬼灯在這麼想的時候，葉片擦過了他的臉，讓他感覺搔癢而不自覺用手指輕刮了一下，鬼灯意識到這個就更加疑惑，這代表並非他的肌肉僵硬無法把手伸到臉上，而是只要他想著要解下繃帶，他就辦不到。

鬼灯試著將手伸向頸部，同樣也是在指尖觸及繃帶之前就止住了動作。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鬼灯嘗試調整了一下脖子上的勾玉，動作很順利。

他立即回到了藥房，打開門進入廚房，朝著冒出熱氣的位置問道：「我有事想問問您，白澤先生。」

「怎麼了？」白澤的聲音從那個方向傳來：「我正在燉藥呢，你先到外頭等等，我熄了火就過來。」

鬼灯於是回到了大廳，站著等待白澤處理完廚房的事。沒幾分鐘，白澤走了出來。

「你解下了手上的繃帶啊。」白澤輕嘆了一口氣。

「只是鬆掉了，解下來以後不覺得痛。」鬼灯回答。

「雖說是這樣啦，唉。」白澤笑著搖了搖頭。「其實肚子及腳踝上的繃帶解下來也沒關係，如果

你覺得一直纏著很不舒服的話。」

「為什麼我不能解開眼上及頸子上的繃帶？」

鬼灯低聲問了，白澤沉默了一會，輕輕笑出了聲。

「難道不就是，你的身體知道現在不能解開繃帶嗎？」

「什麼叫『我的身體知道』？」鬼灯又走向前一步，伸手扯住白澤的衣領。「您說只要相信您就

好，所以我什麼都沒問，但我現在要知道——您對我做了什麼？」

白澤只是從鼻子哼笑了幾聲。

「您為什麼要笑！」鬼灯咬緊牙，左手掄起拳頭，「您在藥裡到底加進了什麼，給我吃的又是什麼肉？那個點燈的儀式又有什麼意思？」

白澤還是沒回答，鬼灯一股惱火，左拳直接往白澤的鼻子揮去。

髮梢擦過鬼灯的拳面。

而鬼灯愣愣地感受著拳頭；他的手停在半空中，就在白澤的額前。

就像他試圖解開眼睛上的繃帶，他的手就這樣停住，阻止他傷害白澤。

「喔呀喔呀。」白澤呵呵的笑出聲，「看來你的身體已經完全明白了。」

「……繃帶其實不是解咒？是您對我的施咒……」

「不是那樣的，那咒帶真正正經地在解除你身上的咒文，沒有其他功能，你的身體了解這件事：那是讓我輸入靈氣的媒介，是治療你的管道。也就是說，你的身體當然記住了，若是我不在你就會猝死的事實。」白澤伸出手，輕輕地觸及鬼灯的臉龐。

鬼灯倒吸一口氣，鬆開捉住白澤的手，搖晃著身子往後退了兩步。他張開口，想用各種惡毒的字眼咒罵白澤，但是當他想出聲的時候，舌頭就僵硬起來；他一個字都不能說。

「你覺得是我對你做了什麼嗎？不是的。你反過來想想吧，沒有任何靈藥能派上用場，沒有任何法術能夠解開詛咒，誰也沒辦法抵消這樣的殺意，除卻擁有辟邪之力的我。我啊，對你的身體來說，大概是唯一的解藥吧。」白澤又慢慢地往前走，雙手摟住鬼灯僵直的身體，在鬼灯的耳朵旁邊低喃著：「你比其他人的擁有更強烈的求生本能啊。在地獄生活的日子讓你更加珍惜生命，才會抓緊每個求生機會。多虧這樣，你再怎麼不情願，也只能，聽從於我了。」

鬼灯呆愣了好一會。他想起地獄的術師醫官都齊口同聲地說無法治療自己，想起自己懇求白澤不論如何都要治好他。想起所有的人都認為除了白澤以外沒人救得了他。想起白澤是道術之祖，想起在地獄叛亂的陰陽師使用的就是道術。

「您計畫了多久？」鬼灯問了。「用這種方式束縛我，在你的計算內吧。」

「……大誤會啊，小哥。」白澤在鬼灯耳邊輕輕笑著，他吐出的熱氣讓鬼灯感覺瘙癢難耐。「我真的什麼都沒做。真的說做了什麼，也只是等待而已。」

「什麼……意思？」鬼灯想掙離白澤的懷抱，但是他沒有。白澤的雙手太過溫暖，讓他想一直窩在裡頭。

「小哥擁有非常尊貴的大國宰相命格，亦是不老不死的鬼族，漫漫歲月中，總會碰到一些難題，這當中勢必遭逢命劫——任何人都無法處理，只有瑞獸白澤才知道怎麼解除的命劫。我啊不過就是蹲在矮樹旁，等待兔子在千萬年間一頭撞上去。」

鬼灯感覺嘴唇冷了起來。

而白澤湊向前，在熱氣吐在鬼灯臉上的同時，將雙唇疊了上去。鬼灯身子僵硬，但他的雙手卻不推開白澤，甚至在白澤送入吐息的時候，他感受到了酒醉似的愉悅感。

而白澤離開鬼灯，在鬼灯一臉恍惚的時候，用手指輕輕撫過鬼灯的嘴唇。

「小哥啊，我真的什麼也沒做喔，只不過，很想得到你而已。」

鬼灯本能地感到恐懼。

他知道自己反抗情緒越重，越是無法忤逆白澤；這就像是拿著刀，無法對著心口刺去一樣。

「你還是放輕鬆吧，呐。」白澤蠱惑的聲音在耳邊傳來，他將手指輕輕按在鬼灯肩上，「只要乖順一點，很快就能將你治好，讓你回去閻魔廳的。」

鬼灯忽然發覺自己絕不能按照白澤的意思，但是他卻無法奪門而出，逃離白澤身邊。當鬼灯想著「非得快點治好才行」，他發現自己居然輕輕靠前，將頭靠在白澤的懷中。

「乖孩子。」白澤吻上鬼灯裹著繃帶的雙目。